

初中,同学们轮流照顾甚至为他翻书 高中,老师下课后会留下来等他提问 这一路 那么多人 与他一起扫清荆棘

本报记者 刘俏言

(上接1版)

初中》》

班里的每一个男同学 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

靠窗怕他冬天太冷,靠墙怕他进出不方便,杨卫红把邢益凡安排在了班上中间位置的第二排,左右有两个同桌——前面既有可以挡着桌子的人,又方便他看黑板。

从此,这里是邢益凡的专座。

邢益凡还在教师的斜对角拥有了一个专属休息室,放着沙发和坐便器,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以随时过去。

刚开学的几周,邢爸爸还全程在教室里陪读,但渐渐的,不需要了——班上的每一个男同学自发承担起了照顾邢益凡的责任。邢益凡稍微哼一声,同桌迅速收到信号,把他搬到自己的大腿上躺着。等邢益凡休息好了,再把他立起来固定到椅子上。如此在每一节课上反复,再反复。

上自习的时候,左右两个同桌轮流帮邢益凡翻书翻卷子,以及把他的手摆到正确的位置……这些照顾,被邢益凡记在心里。

邢益凡不擅长表达,但会刻意减少给同学带麻烦。有一段时间,邢益凡频繁尿血,医院检查后才发现,那是因为他不想麻烦别人,长时间不喝水,这样就能减少上厕所的频率。

邢爸慢慢减少来校次数。后来,固定的每天来3~4次,邢爸爸的自行车铃声会在校园里准时响起,和邢益凡一起成为了特殊又普通的存在。

“身体上特殊照顾,精神上平等对待”是杨卫红和同学们对邢益凡的态度。杨卫红也不会因为“他能来上学就不错了”这样的理由,放松对他的管教。入学的时候,邢益凡的英文字母写得歪歪扭扭,杨卫红批评他字不好看。邢益凡就慢慢练,初三,他的英语作文水平已经是全年级范文的程度。

这种平等已经刻在了同学们所有的日常里。每周一的升旗仪式,邢益凡几乎都会准时参加;艺术节,他也会戴上学术帽和同学们一起拍照;运动会,他喊着班级的口号,被同学们推着“走”在方阵最前列。只要身体条件允许,在所有的集体活动里,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

初一那年寒假,因为不能回头,邢益凡很少能看到除了第一排以外的其他同学。他向杨老师提了个请求,“能不能让同学们挨个站在我面前,跟我打个招呼,我想全部记住他们。”

于是,同学们排成了长长一列,一个一个,让邢益凡记下了每一张面孔。

三年的时间,邢益凡的成绩突飞猛进,考到年级第一。班上几个男孩专门负责起自习课上帮他翻书的任务,看到邢益凡成绩变好,比自己成绩好还要高兴。这个主力军里,有人去了职高,但他们的父母并没觉得邢益凡耽误了自己孩子的学习,反而很支持儿子照顾邢益凡,他们还和邢爸邢妈成为了好朋友。



邢益凡和高中好友纪嘉元

邢益凡在妈妈和同学的帮助下做实验



邢益凡和初中同学

高中》》

他从不会为身体疼痛流泪,却因成绩不理想而大哭

邢益凡高中报到的第一天,杨卫红陪着邢爸邢妈,把交接棒换到了吉林一中班主任丁楠手里。从普通初中考入吉林知名高中,分班考入竞赛实验班,丁楠对邢益凡的出现有些期待,但见到的一瞬间,他有些不知所措——那样小小的一个,被爱簇拥和包围着,邢益凡加入了新的集体。

竞赛班的教学速度极快,但邢益凡的身体状况让他需要花成倍的精力来吸纳这些知识。邢爸邢妈一度动过让他转到普通班的念头,最终还是在邢益凡的坚持下没有换。

丁楠鲜少能够看到像邢益凡般内驱力这样强的孩子,他从来没有因为身体的疼痛掉

过一滴眼泪,却因为某次的成绩不理想而情绪崩溃大哭。学习是他自我价值的全部体现。邢益凡几乎没有缺过一节早课,尽管对于他而言要在6点50准时到校,需要五点钟就起床准备。邢益凡在高三晚上的学习时间,和其他孩子一样,都会到后半夜甚至凌晨。

“我要做中国的霍金。”邢益凡在高二的时候就对好朋友纪嘉元说过,“我要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,研究宇宙和星空。”

当一个渐冻症孩子有了一个梦想,全世界都在为他加油。每个老师都会习惯性地在下课之后,再在教室里再等一会儿,看看邢益凡有没有问题,在批改作业时特别看一下邢益凡的卷子,及时告诉他哪里出了问题。

进入竞赛班,邢益凡不能再让同学们照顾了。邢爸邢妈轮流全程陪读,和同学们一起度过了三年。让丁楠没想到的是,邢爸邢妈不仅没有影响到班级师生相处的日常,反而彻底融入了他们班。就连毕业照,也没落下邢爸邢妈。丁楠鲜少见到邢爸邢妈愁眉苦脸,他们笑语盈盈,似乎苦难从没有降临过这个家庭。



邢



梦想》》

带着“霍金梦”,一家人继续一起往前走

除了邢益凡的位置固定不动,其他同学的位置每周轮流调换:女同学帮邢益凡整理卷子,男同学帮忙挪挪凳子,不需要要求。

丁楠惊讶地发现,邢益凡的存在成为了一种连接——学生与学生的,学生和家长的,甚至家长和家长的。

繁忙的课业中,邢益凡最开心的时光,就是和同学们一起去做实验,去大学里做社会实践——一切能出去看看的机会,对于邢益凡而言都弥足珍贵。知道邢益凡自己不能抬手,同学们就把着他的胳膊帮他做实验。

好友纪嘉元还记得,自己最快乐的时光,就是在运动会上推着邢益凡到处走,去看运动员跳高、跑步。纪嘉元能从邢益凡惊喜的眼神中看到一丝落寞的底色,但同样稚嫩的

他,不知道怎么开口安慰。

只要邢益凡有空的课间,纪嘉元都会跑过去“黏”着他,缠着讲数学题,跟他聊聊班上哪个女生长得漂亮。如果条件允许,纪嘉元还会推着小邢跑到别的班去认识新朋友。

选志愿的时候,邢益凡没有选择父亲任教的东北电力大学。邢益凡告诉爸爸,“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‘挂’了,能走得远一点就走呗。”

邢爸邢妈决定实现孩子的霍金梦。为此,邢妈办理了停薪留职,陪着邢益凡远赴北京,开启下一段旅程。如今,北航为邢益凡提供了更多便利的条件,这个有着霍金梦的18公斤男孩儿,终于要走向属于他更广阔的星空。